



于敏

千里从军行

DOUDETONGNIANWENYICONGSHU 战斗的童年文艺丛书

7

战斗的童年文艺丛书

千里从军行

于敏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晓军
插图：张绍城

千里从军行

于 敏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

*

787×1092 1/32 13印张 228千字

1979年7月北京第1版 197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5,000册 定价0.7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东北抗联战士独特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主人公是一个农村的姑娘满芹，在日伪统治下，为了参加抗日游击队，她勇敢地跳上了游击队的马背，使游击队不得不收留了她，后来游击队决定把她送到队伍的驻地去。满芹就随着交通员金老爹开始一次不平常的行军。

到了驻地，她认识了女英雄金大姐和身经百战的抗联司令员，她跟随金大姐打仗、行军、搞后勤，在异常艰苦的战斗生活中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抗日战争。

小满芹不知怎的长到了十四岁。那时候正是一九三五年。要是你今年可巧也是十四岁，那么你掰着指头一算，就会知道那正是四十年以前。乖乖！那时候你的老奶奶大概还扎着两根小牛角辫，把一根指头叼在嘴里呐。

从小满芹记事的时候算起，这一年冬天是最冷最冷的。这一夜，就是咱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，可巧是最黑最黑的一夜，又可巧是小满芹最提心吊胆的一夜。已经下了两天雪。雪花在高空里变成了雪粒子，唏哩哗啦地打下来。大北风一个劲地嘶叫，好象有一千匹野牛从天上冲下来，奔跑着、翻滚着、狂吼着，不住地摇晃李满芹家的小屋，要把它连根抬起来。在满芹的老家，这种小屋叫小马架。是用几根木杆交叉着埋在地里，用干草葺一个尖顶。人进门的时候，先得弯腰一鞠躬。它实在太矮，你不鞠躬就要在脑门上撞一个大疙瘩。不用说，住这种小马架的只有上无片瓦，下无插针之地的穷人，也就是雇农、贫农和跑腿子打零工的。

她正在等哥哥回来，可是等老了他也不回来。哥哥原来是抗日少先队的，今年十七了。他今天接受了一个任务，天擦黑的时候背起猎枪出发了。这是三辈子传下来的一支枪，一家人用这支枪打些狍子呀、野兔呀什么的，换几升高

梁米，凑合着不至于饿死。她不明白哥哥接受的是什么任务，只知道那很危险。从哥哥一出门，她的心就揪在一起。哥哥临出门的时候，告诉她不用担心，过半夜一定能回来。她送出哥哥，在昏暗里盯着他背着枪的后影，一步步迷失在旋着花的风雪里。她从来是最相信哥哥的。早就过了半夜，他为啥还不回来呢？会不会掉进雪窝里？会不会给日本鬼子逮住？会不会……哎，怎么净往坏地方想呢？她不敢往下想了，可是一些吓人的想法却一阵阵袭上她的心头。

这时候，你要是划一根洋火，准能看见一个小姑娘，小猫似地蜷缩在炕上，头埋在肘弯里。你有过等人的经验么？你越等越觉得时间过的慢。你好象听到熟悉的脚步声，细细一听却又没有了。这时小满芹正是这样。她一会儿抬起头，两眼盯住给雪花映得白闪闪的窗子，一会儿挣起耳朵，好象听见了什么。其实她听见的只是大风雪的吼叫，还有隐隐约约的江冰破裂的响声。她的身子一动也不动，心里可象这风雪的夜晚一样的闹腾。这个小屋子很象一个冰窖，四面土墙上都闪着鱼鳞片似的霜花。幸亏土炕上还有一点热呼气儿，要不，她可真要冻成一个冰人了。

紧贴着炕沿，有一个锅灶，灶坑边有一大堆干草，从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。这是一只小牛，头上刚刚冒出两个硬疙瘩，还没有长成弯弯的牛角。它正用肚子压着自己的腿，无牵无挂地睡在草堆里。小牛和满芹白黑在一起，是她生活中唯一最亲密的伴儿。每天她走到哪儿，小牛也跟

到哪儿，饿了就哐哐地叫，用头撞她，伸出红润润的舌头舐她的手；吃饱了就卧在干草里，嘴边糊着白沫，慢悠悠地咀嚼着，瞪两个大眼睛盯住她。她一动，小牛一定马上站起来，跟在她的身后。东邻有个张婶，是张木匠的妻子，常常爱和小满芹开玩笑：“小芹子呀，明儿找个婆家，出门子当媳妇，小牛也跟去呀？”满芹总是两腮一红，嘴一咧，说一声吓，伸出两手，紧紧搂住小牛的脖子。这神情更引起张婶一阵嘻嘻哈哈。“啊哟，小丫头蛋子，没有两泡牛粪高，还害臊呐。”

小牛是妈妈从外屯抱回来的，这是两年前的事了。小牛刚生下两个月，母牛就死了。妈妈抱回来的时候，它瘦得象一只小耗子，浑身冷得直打哆嗦，能不能活还不一定。妈妈把它搂在怀里，用胸膛的暖气暖它，又煮了米汤，一匙一匙喂它，象对待亲生的小娃娃那样爱护它。

小牛活下来，可是妈妈死了。那时刚刚开春，还冷嗖嗖的。西南风吹着大江的水，呜啊哇啊，好象天上的风也陪着小满芹哀号，大江的水也陪着小满芹掉泪。爸爸不在家，家里常年不见他的影子。他在十多里地以外扛活，就是给地主老财当长工。除了地里的活，还得给他们烧饭。这样，越是过年过节，老财家办酒席，会亲友，爸爸越是忙得陀螺似的滴溜溜转，越是不能回家探望亲人。妈妈死了，稳稳地睡在炕上。哥哥去叫爸爸回来。正当春忙，老财不准假。好话说了两大车，又答应给他补工，才得了一天的工夫。爸爸回来，象黑胡桃一样皱巴巴的脸上塌下了两腮，趑趄趑趄地

进了门，直扑到炕跟前，两腿一弯，跪了下去，抱着妈妈的身子，乱七八糟的头发埋在妈妈怀里。他哭不出声，只是憋住气干噎，嘴唇哆哆嗦嗦不停地叨念：“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……”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伴儿、相亲相爱的妻子，多少年为儿女操劳，吃不饱肚子，破衣烂衫遮不住身子；两口儿多少次夜里核计，白天奔跑，为一家四口的生活流过多少血汗；丈夫发过多少次心愿，要用自己的双肩和双手，苦挣苦拽，让妻子的愁脸换一个笑脸，可恨到头来没有保住她的一条命。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都包含在这一句话里：“我对不起你啊！”

那时候，谁同情穷哥们，谁帮助穷哥们？只有一条藤上的苦瓜。小屯子里只有六户人家，各家的大小小都来了：张木匠、张婶、陈奶奶、徐大爷、杨叔叔，凡是能插手帮忙的都来了。同情和悲伤压得他们不声不响，只是里里外外地忙活。小芹子早哭得昏天黑地，不知道妈妈是怎样出门的。屯子外的乱石岗上，添了一个新坟。后来小芹子想妈妈，心里难过的时候，常常来到这里，扑到坟上，就象扑在妈妈怀里一样，叫道：“妈呀，妈呀，小芹子在这里，小芹子来看你啦……”春暖的时候，坟上生出绿草，开出一片黄绒绒的倥倥丁丁花。她哭累了就睡在草坡上，直等哥哥找来，拉她回家。

爸爸常年不在家，哥哥成了她唯一亲近的人、信靠的人，也是她最崇拜的人。她常常向哥哥提出许多问题：为什么太阳只从东边出来，为什么天是蓝的，为什么星星老不停

地眨眼睛，为什么鱼不生翅膀，为什么鸟儿不会游水，为什么人有穷有富？哥哥高兴的时候就回答，回答不出来就鼻子里嗤的一声，只怪她问的胡涂。哥哥当然是不胡涂的，所以她就觉得自己的确是胡涂。和哥哥在一起，是她最高兴、最安心的时候，可惜哥哥在家的时候也不多。他常常一早出去打猎，天傍黑才回来。穷人一年比一年多，打猎的也多了，野物可是少了。很少打到狍子，碰运气能打到一只野兔，哥哥就挂在枪筒子上扛回来。小芹子总是天傍黑就站在门口，让小牛偎在身边，向无边无涯的大草甸子望去，看见哥哥的影子一歪一扭地走在苍苍茫茫的灰暗里，她就叫着向前跑，小牛的四个小蹄子也在身后敲打着地面。

现在，夜更深了，哥哥还一直不回来。风雪还是紧一阵、慢一阵地刷打着窗子，摇晃着小马架。小芹子觉得背上不住地披凉水，冻到骨头缝里去了，上下牙不由自主地碰起来，啊得得得……，她慢慢地蹭下炕沿，借着窗上白闪闪的雪光，蹭到炕沿前面的草堆里，伏在小牛的背上。小牛受了惊，哞了一声，感觉出这是小满芹，用湿润润的嘴唇拱她，想找到她的手，这只手常常一把一把送干草喂它，碰运气还能有一个土豆。它拱了一气，不幸什么也没碰到，又一动不动地睡了。小满芹偎在小牛身上，暖和多了。起先她还睁开眼皮，盯着白闪闪的窗子，尖起耳朵，听外面的动静，身上一暖，眼皮也渐渐发粘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冷丁惊醒过来。

有人用拳头捶门，压着声音叫：“小芹子，小芹子！”



是哥哥。

她蹦起来，一步来到门前，用力拉开门。

一阵大风雪吼叫着冲进来。

她用力推上木板门，转过身来，扑到哥哥身上。哥哥一身冷气，好象一个大冰砣。这时天蒙蒙亮了。她看见哥哥的破皮帽子上、肩膀上、倒挂在肩上的猎枪托子上，都是白雪。他的眉毛上、眼毛上结了很厚的霜花。

哥哥回来了，她高兴极了。

“成啦？”她象唱歌一样地问。

哥哥摇头。

“败啦？”

哥哥摇头。

“不成不败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胡涂，成也不能一下子成，败也不能一下子败。”

哥哥总算开了口，可是显得很不耐烦。要照平时，小芹子就不敢往下问了，可是今天不能不问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哥，你告诉我。”

“暴露啦！”

“暴露啦怎么样？”

“日本鬼子八成要搜查。”

“啊！”

寒冷、饥饿、一夜的担心、眼前的惊吓，小芹子眼前发黑了。

二

都说欢乐的童年。小满芹有过一个童年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是欢乐。

她不知道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她第一口吃下去的是和清水差不多的奶汁。人可以习惯于许多事情，唯独不能习惯于饥饿。婴儿也是一样。她饿了，就破开嗓子尖叫，向这个世界发出抗议。这个世界没有理睬她。连清水一样的奶汁她也没有吃多久。妈妈疼爱自己的女儿，可是没有本领饿着肚子变出奶汁。小女孩从两个多月就吃苞米糊糊。她起先也是用嚎叫来抗议，可是渐渐习惯了。

从懂事的时候起，她第一眼看到的就给烟熏得黑乎乎。这就是她的家。家，什么是家？一提起这个字，你大概一下子就会想到舒适、安宁、温暖、融融乐乐。其实在小满芹那个时候，这样的家是很少很少的。满芹的家里就只有寒冷、饥饿、愁苦和愤恨。她的家原来是在锅驼山下。后来，一家人活不下去了。爸爸用挑筐挑起女儿，带着妻子和儿子，一步步向南移动。辽阔的天空，无边的大地，你要有两条腿，尽你挑起扁担搬动好了，收买劳动力的最喜欢那些新来的人，因为可以把条件压得更苛刻一些。爸爸名叫李祖和，和现在的东家是同宗。不知是怎样论的辈数。爸爸见了老东家，得叫二爷。姓是一家，人可是一在天上，一在地下。老东家整天躺在炕上，身下是狼皮褥子，脸前是

一盏鬼火荧荧的大烟灯。他过足了瘾，就倒背起手，这里那里慢腾腾地溜达。不管到了哪里，他总能瞅出不满意的什么。这时候，长工们的耳朵里得塞满他的咒骂。爸爸呢，劳天拔地干一年，勉强糊住自己一张嘴。姓是一家，老东家是不许小芹子、妈妈和哥哥上门的。穷光蛋都是危险人物，进门会败坏他家的风水。风水是什么，满芹不知道，正象她不知道江水是从那里流下来的，为什么一年还要分春夏秋冬。没有冬天该多好啊，穷人的日子会好过一些。那时候，天也和穷人作对呐。

她不知道，象她这样的童年和少年，全中国正有上万万万人，全世界还有更多更多。她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，活着又有什么意思。她唯一的愿望是填饱肚子，可惜她的肚子从来没有真正饱过。她常常想，人不如鸟，因为鸟能飞上飞下，到处找食；不如鱼，鱼可以任意地游来游去；也不如狗，因为狗总能找到吃的东西。或者，能象牛象羊那样有多好，可以吃一肚子青草和干草。可惜她生成了一个人。

她曾经悄悄地和妈妈说过，很想有一块蓝地带红花的布做衫子。有一次她跟爸爸到镇上去，从商店的橱窗里见过这种布。她在心里压了好久，压不住才同妈妈讲了。妈妈把女儿的希望当成自己的心愿，也同爸爸和哥哥讲了。三个人着实花了一番脑筋，计算、筹划，当做一件大事来办。可惜妈妈到死也没有了却这桩心愿。这件蓝地红花的衫子也就只有在梦里穿在小满芹的身上。

小满芹不知道，在她十岁的时候，她已经当了亡国奴。

哥哥告诉她，他们是中国人，也三番五次叮嘱她，这事只能埋在心里，在人面前是不敢讲的。这个中国在哪里？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她不知道，这时候一切黑暗势力正堆迭在一块儿，正象连阴天时候一层层堆迭起来的浓云。这势力一手是洋枪、大炮和锁链，另一手是堂皇的宣言、辞藻华丽的文告，还有公正的法律，给老百姓带来奴役、穷苦、愚昧和家破人亡。

小满芹不知道，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里，也还有一线光明，一线希望。这一线希望正举起血红的大旗，爬过岷江两岸的铁索桥，登上一步一滑、一步步更喘不上气来的雪山，跨过黑水泡着小腿，一不小心就全身陷下去的大草地，来到陕西北部的土窑里。在一支洋蜡的闪闪动动的光圈里，一个人正伏在木板桌上写什么，一头浓密的头发，低垂着眉毛，两个肘弯支架在桌子上，棉衣的拐肘早磨破了，露出两团旧棉花。木炭盆的红光映上他那宽大的前额。这个无产者的最高智慧正在想什么？他想到小满芹的寒冷、饥饿、还有那蓝地小红花的布衫子么？他想到的是小满芹，还有千千万万象满芹一样的小姑娘还不会梦想的、大过几千万倍、几万万倍的东西。

小满芹不知道，历史正在经历一个大曲折。黑云越压越重，希望也正在集结力量，在反抗，在斗争。她不知道，哥哥这一夜的冒险行动，是同这个希望联系在一起的。这一点，甚至她最崇拜的哥哥也不清楚。黑暗封住了他们的眼睛，正象大碾盘下面的小草，见不到太阳，吸不到雨露，虽然

有无限的生机，只是还冒不出尖来。

小满芹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一点：哥哥回来了，哥哥很危险！

三

小满芹一听哥哥说日本人要搜查，吓得叫了一声，一步跳到门口，用背顶住木板门，似乎这样就能把危险堵在门外，让哥哥得到安全。

风停了，窗纸上没有雪粒子的刷打声了。外面很静，屋里也很静。小芹子好象听见自己的心在蹦蹦地跳。她瞪大眼珠盯住哥哥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天亮多了，正是一天最冷的时候。因为心里发紧，浑身的皮肉也发紧，她也忘记冷了。

哥哥一甩膀子，拿猎枪靠在墙上，拉下破皮帽子，抖抖雪粉，又用它扑打了身上的雪，接着又搓搓冻木了的手，坐在炕沿上，用僵直的指头解靰鞠绳子。靰鞠是用牛皮做的鞋子，象平底的小船一样，里面填上又细又软的干草，登在脚上，再用绳子牢牢地扎在腿上。他想脱下靰鞠，搓搓早就冻木了的脚。

因为事情已经过去，没有保密的必要了，哥哥一面搓脚，一面把经过告诉了满芹。

地方上的反日会想去捉拿一个卖国贼，他是给日本当翻译的，外名叫石嘴子。在日本人面前，这个坏蛋的嘴象蜜



糖一样；在穷哥们面前，他的舌头却象刀子一样。他的舌头一绕，白的变成黑的，直的变成弯的，好人变成坏人。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这条舌头上。他的两个口袋是无底洞。鸡蛋、洋酒、香肠、罐头、生鸡、活鸭、大米、钱票子，有什么要什么，只是不要廉耻。他在镇上包占了一个妓女，白黑泡在那里，只有替日本人当狗的时间除外。贪财的人自然也贪色，他又看上了外屯一个农民的小媳妇。他半夜驾一架爬犁，来到那个农民的小草屋，说有急事，叫开门。这个年青的农民在昏暗里看见一个发亮的东西一晃，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的脑门早被小斧子砍开了。他的尸体被抛进了雪窝，他的妻子被拖上了爬犁。这个小媳妇用叫骂，用牙咬，用指甲，最后用死保护了她自己的清白。

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恨透了这个汉奸。反日会想干掉他，杀一儆百，于是组织了几个小伙子，定了一计，想半夜里把他从小娘们的窝里揪出来。为这，特意挑了几个少先队员当接应，其中就有满芹的哥哥李满田。正义要用火和剑开路，可是正义不只需要胆略，也还需要谨慎和周密的准备。天黑以后，这一伙勇士陆续来到镇上，分别猫在妓院周围的黑影里，悄没声地等着动手的暗号。行人渐渐少了，商店的大喇叭还嚷嚷了好一阵子，也渐渐静下来。地面上起了雾，一阵比一阵更浓，把天和地的黑暗冻得凝结起来。

砰！

这一声很突然，特别刺耳，划破黑暗，在远远近近引起了回声。